

偶读《三国志》，为东吴大将吕蒙“唯贤是举”的非凡气概惊叹不已。将军甘宁，原来致命于黄祖。其人“粗暴好杀，既常失荣誉，又时违权令，权怒之。”连孙权的命令都时常违抗，吕蒙就更不在话下，可见很有点“傲气”，难怪孙权要恼火了。吕蒙对此却不计较，他对孙权说：“现在天下未定，象这样骁勇的战将很难得，应该谅解他，教育他，重用他。”好在孙权是个明白人，依旧视甘宁“如同旧臣”，倍加信任和重用。甘宁也不孚众望，伐黄祖、破曹操、讨曹仁、攻关羽，南征北战，功勋卓著，为东吴鼎足江左作出了贡献。

世界上的事情就是这样：颇有才干的，往往不听招呼；以国事为重，容易得罪人。“甘瓜苦蒂，天下物无全美”，人亦如此。周人在宣布商纣的罪状时有一条“预知自圣”，自以为是十全十美的圣人，是罪过。古人云：“不以一善掩

# 用人当用长

王锦春

也懂得“人无完人”的道理，真格的做起来往往往折扣，其中也不乏想做“伯乐”的人们。什么“民主作风好”，什么“能联系群众”，什么“尊重领导”，什么“有文凭”……面面俱到，条条多矣。这种“理想化”的人才，从哪找呀！大概是“天上有，人间无”吧。在用人问题上，应该好好学学“良工”用木，摒弃以偏概全的形而上学观点。当然，对人才也并非要爱屋及乌，对其不足之处，善意指出，耐心帮助改正。“江山代有才人出”。可以断言，只要丢掉“求全责备”的紧箍咒，人才就在面前。因此，重提吕蒙重用甘宁的故事，或许不是多余的吧。

大德。”值得深思。最近，有人提出，要重用夏伯阳式的人才，这是颇有见地的。我们有些同志



设计 彭敏敏

# 火之路 (散文)

王带渭

五月中旬一个清晨，我和铜川电台的老赵，驾驶摩托车从城关出发，沿北去的山路前往焦坪煤矿。沿途的房屋、小桥、山岗也似地闪过，身后城区的轮廓仿佛点染在画页上的淡墨，化做一片飘渺的远景，随着曲折的山道，忽而展现，忽而又在坡线交叠的丘陵山谷之间消失。这一路上，真是车如流水，那一辆接一辆，一队跟着一队迎开过来的卡车、拖拉机，都装满了煤，带着潮湿的山林的气息呼啸而去；后面上来的空车，也都是风风火火，你稍稍多占了路面，那喇叭声就会毫不客气地追你个不停，叫你让路。从金锁关再往里走，两壁的山越来越显得陡峭起来，山林变得密集起来，天色也渐渐灰暗了。飕飕冷风，来自山谷密林，带着微寒，送来鸟雀的啼鸣。眼前的路象一条飘绕山间的云带，时而把我们送进蓝天，时而把我们隐入林海。一队煤车从盘山道上下来，喇叭声在山谷里响得清脆，当它们擦身而过，一片腥红的尾灯在山下树丛的碧影中辉映出奇丽的光彩。忽然一阵急风掩过公路，猛扑向对面的山林，霎时间山林翻腾起来，只见千鸟惊飞，从林梢的顶端成群地逸出，仿佛一片海浪迸溅的雾珠。一只黑色的大鸟贴着林海的上空

箭似地射向山谷的远处，它一路飞叫着，显得那么小，渐渐溶化在两峡之间朦胧的晨光中。翻过后烈桥北面的山梁，一团沉甸甸的乌云从凤凰山方向直压过来，顷刻间，山色齐变，紧接着雷声轰隆，狂风裹着雨点喇地就到了眼前。雨打得人睁不开眼，浑身上下淋得精湿，躲又没法躲，只好咬紧牙在沸腾的雨烟里前进……

当我们到达凤凰山顶的时候，太阳出来了。雷声的余音虽然还在西南遥远的山群中徘徊，但天上已是一碧万顷，地上也是新绿耀眼。回望来时路，不禁使人感慨万端，这是一条多么富于诗情，充满生命力的山路啊！阳光映在一辆辆卡车那黝黑的优质块儿煤上，象一片片闪烁的火星，象一朵朵跳动的火苗；我忽然想到，这行进在矿山之路上的不是卡车，而是一团团滚动的火；那奔跑的声响，正是火的呼叫，而山路，正是通向祖国心脏的脉搏，是一条火的传送带……



# 淬火

邮电部十所 苏兆强

通红的锻件跃出炉膛，象血气方刚的小伙。铁钳夹住它，一头钻进了冰冷刺骨的清波。

“吱啦——”它痛苦地尖叫着，挣扎，颤抖，收缩。它喘着粗气，吹出串串水泡，铁青的脸，失去红润的光泽。

此刻竟变得严酷冷漠；在逆境中，它学会冷静思考，在沉默中，向成熟艰辛探索。

阵痛之后，它昂然出水，信觉月明日亮，天高地阔。抖抖身子，失去了软弱的性格，拍拍胸膛，增添了钢的气魄。

呵，本来是热腾腾的生活，

炼钢工笑着走来，敲敲钢件：“好呵，这才是强者！”



黄山西海 (国画)

王根贤

检验台，象哨卡。我履行着哨兵的忠诚……一只闪闪发亮的齿轮。哎，多可惜！只差二丝。但我明白：在高速旋转中，那怕只差一丝，也难以胜任力的传递。

“谁干的活？不合格！”“不会吧？你再量量。”我惊愕了。是她？！深黑的眸子里露出了祈求的目光，似水的柔情……我不敢再看了，忙低下了头，一遍又一遍地量了起来……差二丝，还是差二丝。莫不是这尺子有问题？蓦地闪过一丝希望，不！昨天才鉴定过。仿佛是我的错，头低得几乎埋到了卡尺里……

刚刚才给她一张电影票，这是第一次约她。要是……她还会去么？再说才二丝，一根头发丝的直径就有七丝，微乎其微……我犹豫

# 不合格的

省金属结构厂

顾剑峰

……(小小说)

了，感情的洪水在猛烈地冲击着哨卡的堤坝……终于，我记起了自己的责任。

“按规定，判废！”我猛然抬起了头，口气出乎意料地坚定。

她失望了，眼里含着怨恨。

晚上，她果然没有去，我也什么都没看进去，只记了个片名：《仅有爱情是不够的》。

第二天，收到一封信：“……再见。爱情，已经被你的卡尺卡死了。

我怅然若失，但又感到一阵轻松。死了就死了吧，既然不是不合格的爱情。

同样是一封简短的回信。但未了，却又忘情地添了一句：“但愿，在你理解了生活的时候，爱情能够复活！”

真是！无情而又多情。

# 弟弟 (散文)

西安宝石轴承厂 齐淑桥

弟弟今年二十岁，高个头，大脸庞，嘴边还长出了淡淡的胡须。自从弟弟参加工作，我便很少见到他。听母亲说，每天早上起床，他就一只手持个车把，另一只手扶着自行车把，溜烟地不见了。但每天又都回来得很晚。为这事，母亲常催我到弟弟厂里去看个究竟。

这个星期六我下了班，见弟弟还没回来，就直往弟弟单位找去。一进厂门，老传达就对我说：“噢，你来找弟弟？他是个好样的，当了一个多月的工段长，干得不错。最近，又搞改革呢。”我反倒吃了一惊。弟弟——工段长——改革，这能联系到一起吗？换个人也许没什么了不起，可弟弟他……怪不得前时他还让我借有关企业管理方面的书籍呢。

走进厂房，远远地看到弟弟正和几个年青人在争论着什么，我悄悄地走过去。哟，又是改革刀，又是调整人员啦，好不热闹，我放心了。我想，回家后若把这一切都告诉母亲，她老人家一定会说“不是条龙，就是条虫”之类的话了。

弟弟是母亲最小的儿子，从小就淘气得出奇。弟弟三岁时，母亲带我们姐弟到离家很远的集市上去。母亲一再嘱咐我要拉紧弟弟，一下也不能松开。看到母亲正为我们买水果，我凑了上去，一时竟忘了母亲的话，松了弟弟的手。等再回头时，糟了，弟弟不见了。母亲和我急得到处

寻找。走到一位卖蒜的老大爷跟前一问，大爷说，是有一个小家伙，穿着海军衫，还帮我卖了一阵子蒜才朝西走了。我和母亲忙朝西追去……

天傍黑时，还没找到弟弟。我和母亲精疲力尽地回家。啊，弟弟他竟坐在大门口的石阶上，正和王叔说，他不小心把妈妈和姐姐丢了，找不到了。

弟弟的铁事实太多。他能在臭水沟学游泳；他还学大人怎样灌开水，直到一壶水从床头柜上翻下来，烫得身上起满了水泡。

入学后，他很聪明，上课时一但听懂了，就又唱又跳，上桌子，搅得别人上不好课，年青的老师被他气得哭着找上门来。

弟弟终于毕业了，正充满了幻想。他想到山中找稀有矿产；想到森林寻找珍禽猛兽；还想到大海去探索奥秘；想得多了，可在弟弟的幻想世界里，一样也行不通，最后，进了这家工厂，当了一名普通工人。

谁知从此他渐渐变得好静了。一天到晚总是泡在车间里，有时晚上还睡在厂里；有时把一件件不知是谁的工作衣拿回来洗。就是这样一个弟弟，能胜任工段长的职务吗？

回到家，我将这一切告诉了母亲，母亲特别高兴，说弟弟终于长大了，他不是虫，是条龙！



下列诗句中，各藏有我国现代文艺家的一个名字，你能猜出来吗？

- 枝干郊原古 杜甫《古柏行》
- 杨○○青江水平 刘禹锡《竹枝词》
- 一片○○在玉壶 王昌龄《芙蓉楼送辛渐》
- 太液芙蓉○○柳 白居易《长恨歌》
- 江湖浪迹○○○ 陆游《秋思》

(答案见本期) 舒义顺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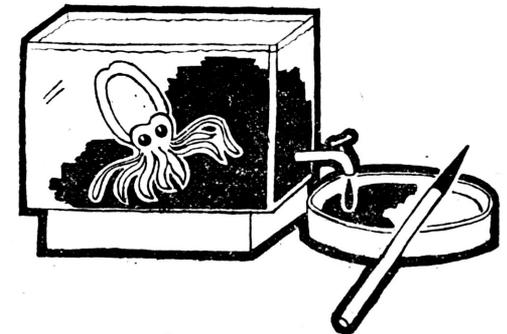
# 要讲究结尾

宝鸡 苏晔

一首诗，不论长短，都要有好的结尾。它能耐咀嚼，堪回味，有辞尽意不尽之妙。如《我走进补习班的教室》(陕工报八四年四月十三日)一诗的结尾：“我看见——一个沉甸甸的秋季，——在我的责任田里。”写得脱俗、深沉、发人深思。作者先从“我走

进补习班教室”的感慨写起，表达了“我”对已失去的青春年华的悔恨、痛苦的心情。最后点出渴望得到“一个沉甸甸”丰收的热切希望，反映了青年一代爱工作、肯学习的美德，使诗含而不露，更富有感染力。

“篇终出人意料，或反结篇之意，皆妙。”(《白石诗说》)毋庸置疑，结尾是一首诗的重要组成部分，所以，不能草率着墨，而须多下功夫才是。



天然墨汁 (幽默画) 李铁成